

种洋芋茛

□陈红莲

连绵的阴雨终于停歇了下来,天边隐隐泛出光亮,天气放晴啦。

此时,我的心中只有一件事:种洋芋茛。

洋芋茛原定春节休假期间种的,可是连日阴雨打断了计划,一拖再拖,已经过了雨水节气,春天万物生,百样种子要赶紧落地了。

昨天看见工厂老板娘在厂旁边的空地上种洋芋茛,跟她要了一些剩余的种子,今天一大早就去了姐夫家,拿来事先说好的一些种子,加上自家去年贮存下来的,种下这些种子,够吃的了。

这块空地去年暮春收了蚕豆后就种过其他作物,当时老公说由于长年耕种,土质太松了,晴天土结板,雨天土冲塌,让它休养生息一年,明年种洋芋茛吧。时光真快,一晃一年过去了,我握着锄头挖泥土时,不时有长长的青褐色蚯蚓翻上来,土质果然好多了。

不知为什么,宁波人喜欢称土豆为洋芋茛。洋芋茛种植季节长,年前可以种,年后也可以种,生长期又特别短,一般立夏过后,就可以开挖尝新了。几乎所有作物中,洋芋茛最好种,整好地畦,挖出一条条沟,撒下化肥,沟里放点稻草,草上摆上洋芋茛的种子,再把泥土覆盖上去就可以了。只要芽苗出土后不受霜冻,一般它都会长得好好的,叶绿茎肥,待叶片铜钱大小时,再松松土,拔去草,施一回肥,从此后几乎不用再去管它。它强大的生命力逢阳光雨露日长夜大,一忽儿便挨挤得密密麻麻郁郁葱葱了,省时又省力,人们非常乐意种植洋芋茛。

难得天一晴,村边田野里三三两两都是种洋芋茛的人。有夫妻搭档配合默契一人挖沟一人撒焦泥放种子的;有喉咙胖胖高声说着话边劳作边交流着种洋芋茛心得的;有独自一人埋着头弯着腰用力挖土的。连日阴雨,空气清新潮湿,泥土湿漉漉,翻起来有点粘连,像一块块糯糯软软的褐黄色麻糍。我一大早起来,急匆匆出去,此时已干得嘴冒热气,早已脱了外套。依田埂长长的一畦地已被我削掉上面长长的青草,划成一条条的沟。因为事先请教过老妈,说沟最好挖深一点,这样洋芋茛生出来不容易露在泥土外面发绿,所以很花了一点气力。等我把一长畦的沟挖好后,邻居阿叔捧着一旧畚箕洋芋茛种经过田头,见我如此卖力,调侃我:“全村妇女数你最厉害了!男子的活也干得这么欢。”我解释说老公工厂活忙加班去了,我星期天正好休息,天气预报又说只晴一天,农活不等人哪,得赶紧种下去才好。末了,我俏皮地回应:“种洋芋茛有啥稀奇啊?男子能干的,女子一样能做好。各行各业中,妇女早已顶半边天啦!”阿叔一边走一边朝我竖起大拇指。

不过话说回来,种洋芋茛看似简单,连续不断地干,也是累人的。渐渐的,我放慢了动作,感到腰酸背痛,脖子也胀胀地难受,连弯腰放种子时都有点气喘,心里不禁感叹以后应该多做些农活,每天办公室里坐着,人都快要废了。好不容易往沟里撒上化肥铺上稻草放上种子,已近中午,饥肠辘辘时,邻居阿叔也回家了,他看到我洋芋茛种子放稻草上面,指点我:“外行了吧?应该先放芋茛后放草,你刚好反了!”我说今年洋芋茛种得晚,稻草放上面芽头不容易出土会影响生长期的,何况过了雨水,天气转暖,霜冻不会来了,稻草的保暖防冻作用可以忽略不计。再说稻草放种子下面也有好处,到时候洋芋茛生在稻草中,泥土松了,洋芋茛生出来的形状就会好看许多,挖出来时黏土少,不会黑不溜秋地卖相难看。阿叔笑着,又朝我竖起了大拇指,还说明年模仿我的种法试试看。

家人都喜欢吃洋芋茛,是我种洋芋茛的原动力。每年就它种得最多也不嫌多,立夏时节嘴巴馋,迫不及待挖一碗尝尝新,新鲜的洋芋茛嫩嫩的,黄中泛白,皮很好去掉,用它炖排骨,放点咸齏花,一上桌就底朝天。只是舍不得多挖,要吃了陆陆续续地挖几株。临近端午,洋芋茛生产期满,才大举开挖,一锄头下去,上来洋芋茛大大小小的一大串,肾形的、圆形的,像小孩的粉拳,像椭圆的鸡蛋,像算盘上的珠珠,多的达到十几枚,让人惊喜。用塑料桶装,可以收获好几桶。进了门,大小分好类,小的粗盐烤着吃,中等的煮熟了压扁椒盐吃,大的刨丝醋溜或炒灯椒都鲜美。一直可当长下饭吃到农历七月中左右。

想起家人对洋芋茛的特别钟情,又想到收获洋芋茛时的那份喜悦,午饭后,不敢怠惰,马不停蹄地接着干。种完了田埂旁长长的一畦,又来到村边的自留地上,划出一大块土,割去上蔸的青菜,种上了洋芋茛。干得腰酸背痛,一直到下午三点多,才满身泥巴地回家去,一路上咧着嘴笑,仿佛丰收在即。

梅干菜

□吕旭芳

今年的宁波阴雨连绵,这个周末,流浪了许久的太阳终于赏脸回来,按捺住内心的欣喜,把家里该晒的都翻出来晒一遍。想起来橱柜里还有很多的干货,也得晒一晒了。打开橱柜门,萝卜干香菇干莲子干,各种各样,一样一样地拿出来。角落里还有一袋黑黑的,我以为是木耳干,解开口袋,原来是一袋梅干菜!妈妈去年给的,我都快把它遗忘了。眼前的梅干菜乌黑酥松,忍不住凑近一闻,依然是那个熟悉的味道,记忆的闸门突然打开……

梅干菜,是我童年里最重要的记忆。当时的学校食堂,条件极其简陋,学生吃饭要自带米和菜,食堂只提供几个方形的铁蒸笼,供学生蒸饭用。学生自己带饭盒,淘米蒸饭吃,菜则要从家里带来。因为住校生一呆就是一礼拜,没什么好菜,带好菜也不容易储藏要坏掉。所以学生常年吃的是黑黑的梅干菜,除了保证盐分外几乎没有更多的营养。那时候只要家有读书郎,家家户户都晒梅干菜。每个周一的早上,我都会带一大罐的梅干菜去学校,用网兜兜着,那是我一周的菜。

我们家有俩孩子,我比妹妹大两岁,我初中,妹妹小学,都是一个学校里,妹妹就跟着我睡,吃饭自然也是一起的。记得我初一的时候,妈妈到外面去打工,将我们俩安顿在外婆身边。第二天,我们俩还没睡醒,外婆已在菜板上切切剁剁,给我们准备回学校去的一周的下饭菜了。昏黄的灯光将她的影子打在墙上,晃来晃去,竟有些皮影的效果。外婆挥动铲子炒菜,很快,梅干菜的气味在屋子里四处撒野。我们姐妹俩匆忙起床收拾好,背上书包,拎上装了菜的白瓷罐出门,一路丁里当啷,走路到学校。待到中午,从食堂蒸笼里拿回蒸好的米饭,揭开白瓷罐盖子,准备用餐,“姐,有肉,有肉,竟然有不少的肉!”妹妹高喊道。我们很多同学带来的炒梅干菜,找不到一丝肉腥,这让吃饭变成一件难熬的事情,而我们俩不一样,我们的外婆能扭转乾坤,在那段苦涩的少吃少喝的岁月里,外婆总能变戏法似的给我们的梅干菜里加几许肉丝。

一星期下来,前三天还是有肉丝可吃的,最后两天就只剩下梅干菜了。妹妹毕竟年纪小,有时候,她会眼馋别人打牙祭的日子。所谓打牙祭就是去学校外的集市上买一个梅干菜烧饼吃,三角钱一个。每个礼拜爸妈也会给我一些零花钱,5毛1元的,零花钱自然是由我管的,我就把零花钱细细盘算,只有觉得特别嘴馋的时候,才会花个三毛钱去买一个烧饼,姐妹两人只舍得买一个,一人半个。烧饼并不大,但是一咬开,梅干菜夹着肉的香味扑鼻而来,现在想来,这香味仍是世上最诱人的,姐俩吃得乐滋滋。

我一直觉得,人的感觉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,某个人或者某个物件,抑或是某种食品里面,总有些是一喜欢就要喜欢一辈子的,这种喜欢是围绕在你出生的周遭,纠缠在你成长的岁月里面,你的味觉的某种底蕴就是这样打下的,那些普通的但又神奇的食物就这样成为某种文化和情感的象征。比如梅干菜烧肉,与我而言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食品,它承载的是我对少年时代的回忆,是对家人亲情的眷恋。时至今日,我依然无法忘怀那种味道,味蕾时常会为了梅干菜的香味儿流口水。

梅干菜的季节走在家乡的路上,碰到熟悉的乡亲在晒着梅干菜,随处可闻到熟悉的味道。多年未见的情形,让人怀念到落泪。离家不远,但是离家的时间却也不短了,离别和思念的情绪越来越浓。不知道今年妈妈是否还会做梅干菜,不知道我那九十多岁的老外婆是否沐浴在阳光下打盹,不知道我们一家何时才能跟小时候一样聚在一起。

春的气息越来越浓,慢慢的,春笋破土而出,又到了晒梅干菜的季节。收拾行囊,趁春光正好,赶紧回趟家吧!